

# 儋州天鹅山： 清流山影 蝶翩跹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张惠宁 图\老阁

**不**知道5月,对于海南来说,是个什么季?这一回进山,我有了一个答案:蝴蝶季。在儋州天鹅山溪谷行走,不时地惊醒一群蝶儿,它们在我们身边上下翻飞,左右盘旋,遽然离去,忽又回来,金色的像火团,黑色的像幽灵,绿色的像精灵……

是到了它们交欢的季节吗?它们是如此卖力飞舞。还是因为它们刚刚破茧成蝶,趁着大好时光尽情展现姿色?山谷因为这狂飞的蝶,有了野性和生机;溪流因为这蝶,有了律动和活力。

阳光从树隙里投影下来,顺着水流摇摇晃晃,斑斑驳驳的,我们的身影在光影和蝶舞中移动……

在儋州天鹅山涉溪行走所邂逅的自然律动和清凉,让人沉醉。

天鹅山位于儋州市的最南部,紧邻番加省级自然保护区和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,海拔552米。相传当地的黎族老人,在晚上曾经看见两只金色的天鹅从这里飞过而得名。

由于邻近松涛水库的白沙片区和番加洋(再加上南丰洋片区构成了松涛湖泊湿地),这里已成为南来北往的候鸟迁徙必经之地,每年季节到成百上千只候鸟从此飞过,鸟鸣山林,整夜不绝。天鹅山地区还是海南猕猴、松鼠、蝙蝠和山猪等动物的栖息之地,热带季雨林中处处鸟语花香,彩蝶飞舞,充满着生机。

## 野猪岭上寻老树

头一站即野猪岭。

憨厚的黎族山民,起名也图个简单直白,野猪岭,想必曾经是野猪时常出没的地方。果不其然,刚上山,向导老王就指着路边一处烂泥地说,瞧,野猪拱过的痕迹。再细细一瞧,果然,还能看到蹄子印呢。

接下来的所见,吓人一跳。密林里一连看到两个废弃的野猪夹。直径30厘米左右,夹子合上了,是生铁做的,不知丢了多久,全锈黄了。

我们到野猪岭,是奔着几株野生苦丁茶树去的。据说它们树龄已百年以上。

意外的欣喜是,看到了六七棵高大壮美的三角枫。树龄猜想应该都在百年以上。三角枫是海南热带雨林的常见树种,每一片树叶都伸成了三个“指头”,因而得名。

我早就在别处欣赏过三角枫的美,只是从没看过树干这么粗的,个头这么高的,况且此处还有好多棵。树干上缠绕着生长的是野胡椒,它们开出的花是白色的细长条形的,每一朵长约四五厘米,宽两三毫米,像小灯笼一样挂着,饶是有趣。

野生苦丁茶树,树干也很粗大,树根处竟然是我们在雨林中常见的板根,就是树根像大块木板一样竖起。河谷斜坡上的一棵老苦丁茶,树底被板根分隔出了好多间“屋子”,其中一处有两三平方米的空间,平坦隐蔽,驴友戏称它是“鸳鸯房”。

到了老苦丁茶树旁边,茶叶却遥不可及,都长在太高太高的树枝上。向导只好砍了一点点树皮,让大家品尝,然后都苦得哇哇叫。

野猪岭河谷坡地上,长着许多老树。喜欢老树啊!它们就是天地之间的精华。



彩蝶流连。



涉溪行走天鹅山。

## 人间仙境蜻蜓岭

天鹅山大大小小的瀑布也有若干,蜻蜓岭的瀑布最出名,不去可就亏大了,翻山越岭后,去瀑布的路就是沿着蜿蜒的溪流前行。

溪流在树林间一路平缓流动,太阳被树影隔开,双脚踩在溪水里,清凉舒服。惬意的是,惊起蝶儿无数。它们静静地停在溪边小石草尖上,与周围浑然一体。听到动静,四散翻飞,那一刻,人在蝶中,蝶舞翩跹,加上清流山影,不是世外桃源,又是啥?

向导老王,从小就玩在这片山中,跟他出行相当有趣。他一会钻洞看有没有蝙蝠活动的痕迹,一会又教我们认识野菜。他抓蟹的本领,让人眼界大开。他知道溪流中哪一块石头下面有蟹,搬开石头果然看见,往往蟹儿还没反应过来仓皇逃跑,他就双手飞快出击,同时抓紧蟹的双钳,河蟹只好乖乖就范。他一抓一个准,从不失手。

他抓得带劲,旁边看着的韦总可心疼了,他认为缺少动物的山缺少灵秀。老王呵呵笑说:“你还怕没有蟹嘛!”

涉溪不知走了多久,一处七八米落差的瀑布横在眼前。两岸坡陡草深,似乎到了水穷处了。三四个同伴嫌险不愿再上。迎着瀑布,老王三下五除二地攀了上去。为美景而来,可惜总是有人在距离美景咫尺时放弃了。

如同孙悟空冲入水帘洞才发现洞天胜景一样,

上了这个瀑布,才发现到了人间仙境。

被鬼斧神工从中切了一块,眼前郁郁葱葱的山谷呈弧形向两边弯开,像C形,我们站在这个弧形山谷里,两级瀑布从高处飞下,顶端的那一级水流不大,落差数十米,从下面仰望如白线垂落,想必来往的候鸟们饮水是相当方便了。这里石头缝里都长满青草,山上原始森林郁郁葱葱,水流淙淙,群蝶环绕,真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场所。

听向导老王说,此地名为蜻蜓岭,季节到成群成群的候鸟就栖息于此,鸟鸣山林,整夜不止。不过,他分不清这些鸟是大雁还是天鹅,或者是别的什么鸟,听村里老人说,是成群成群的“天鹅”。此地叫天鹅山,总是跟天鹅有些关系吧。

天鹅山一带山岭虽然不是很高,但山形独特、视野开阔、远山壮美。宿营地正对着的一座山,形似梯形,两边对称,当地人戏称为“天安门”。

夕阳西下时,我们返回宿营地。接连上了N个坡后,站在一处山岭上,远处群山连绵起伏,一座山好似一个花瓣聚拢竖起,山形独特,“那是鹦哥岭”,同伴惊呼。那些“花瓣”大约是鹦哥岭的崖壁吧。

次日涉溪往什好村去,憋了两天没泡水,这回面对清溪,大家都Hold不住了,穿衣径直走到瀑布水流底下,任清溪冲在身上,更有几位同伴,偷偷走到没人处泡了个过瘾。

从什好村出来到白水港村坐车,需要涉过三条河,有的同伴就过了不止一次水瘾哩。

天鹅山,候鸟来时,我们再见。☞